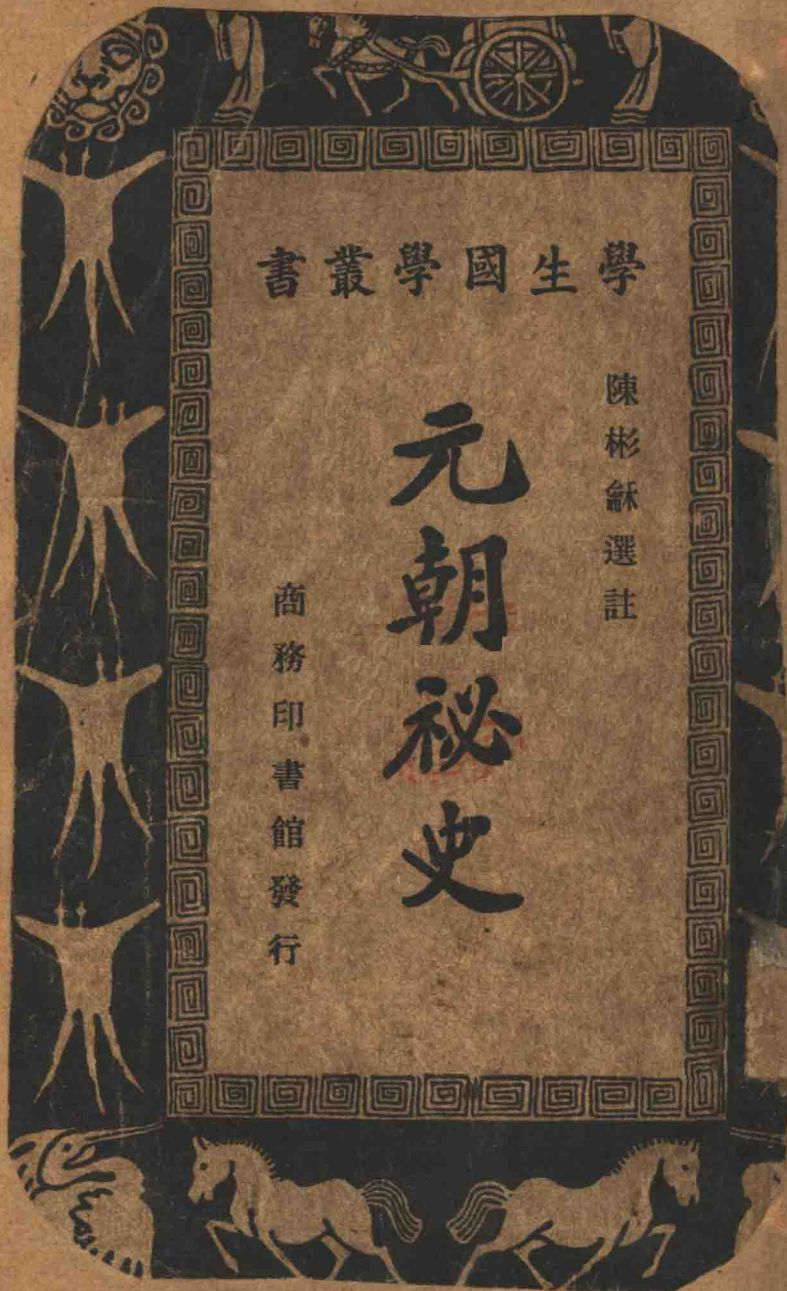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陳彬龢選註

元朝秘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元

朝

秘

史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
陳彬龢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新序

(一) 本書的命名

元祕史，又叫做元朝祕史。丁謙甫益說：

「張氏名穆字石州平定人清乾隆時人，以前皆稱元祕史，並無朝字，至連筠簪本，昕錢大

永樂大典「元」字讀寫出後經張穆借仁和韓氏影鈔本與原本校對而刊入叢書者謂之連筠簪本始曰元朝祕史，恐非原文。」

見地理考證凡例

這本書從明清以來，研究的人，煞是不少。有的是注重地輿方位，有的是注重繹名繙音，有的是注重氏族支派，文字事實等攷證，興高采烈，當時竟成了一種風氣，他們在這一書裏所費去的精力，真值得紀念呢！但這本書是從蒙文

譯出來的，因為研究的人，多數不諳習蒙文，關於攷證方面，不能直接和原文對照，又不能通英、日等文，以致也無從旁證，這卻是研究本書者的一大缺憾。不說別樣，單就本書的原名說，它本來是叫做「忙豁侖紐察脫察安」，他們看了，卻不明白，累他們費了不少的疑猜。這八個字，原在卷首的標題下，分注作兩行，右爲「忙豁侖紐察」五字，左爲「脫察安」三字。錢大昕的鈔本，大概是爲了不懂，所以索性也刪去了。顧廣圻千於影元槧本祕史之首，見此八字，跋云：

元朝祕史跋

『必是撰書人所署名銜，而少詹錢大本無之，當以此補正。』

見顧氏思適齋文集

葉德輝也說道：

『此本乃從元人舊鈔本影寫，故與楊刻迥然不同，卷首標題下，分注二行，左「忙豁侖紐察」五字，右爲「脫察安」三字，猶存撰書人名銜，楊

刻全脫，則不知書爲何人所撰矣。

葉德輝元朝祕史序

這全是估猜。李文田雖有人說他精於漢、蒙、滿三合音之例，沈惟賢跋但只也知道三合音，他的注解是：

『按「忙豁侖」卽蒙古氏也。「紐察」其名，或與脫察安同撰此史；或

紐察，乃脫察安祖父之名。脫察安，蒙以爲氏。』

見李文田元朝祕史注卷首

也是估猜；不過比較進一步罷了。他自己很相信估猜的不差，所以還說錢大昕本無撰人名氏呢；其實都是隔靴搔癢，何嘗搔著痛癢處？丁謙對於這八個字，也曾下了一番研究，說道：

『余觀通行本元朝祕史，均無撰人名氏，惟顧千里思適齋文集有跋，言於廬州張太守處，見影寫元槧本卷首標題下，有分注兩行，右曰「忙豁侖紐察」五字，左曰「脫察安」三字，謂必是撰書人名，此說極確。案「忙豁」爲蒙古轉音；「忙豁侖」卽祕史蒙文所云「忙豁勒」也。西域史稱爲「蒙

兀勒，波斯人稱爲「蒙兀里」，均其轉音。「紐察」其氏。祕史人名，每有連氏呼之者，如阿勒壇合察兒卽其例。如是，則「脫察安」非撰書人名而何？余因知元史所謂「脫卜赤顏」者，卽「脫察安」亦卽指脫察安所撰之祕史。攷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付諸史館。」又虞集傳：「文宗命修經世大典，集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斯哈雅等曰：『脫卜赤顏，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從之。』觀此，可知脫必赤顏，書名，亦人名也。以其書初本無名，故以撰書人名名之。」

史作者
人名考

元祕

這可算比較的精確了，但終未能得其真面目。「忙豁侖紐察脫察安」這八個字應譯做「蒙古祕史」，而不應譯做「元」或「元朝」的；後來不知怎麼用了今名，我覺得很不妥當。蓋所謂「元」或「元朝」，只能包括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到順帝脫歡鐵木耳的時代，而元祕史中的記事，是專述元朝

沒有入中國之前，太祖、太宗的事跡。從太祖位成吉思汗在到世祖，還要經過太宗位阿闐台在、定宗位貴由在、憲宗位蒙哥在這幾朝，共計差不多有五六十年，直到至元八年十一月，才定國號爲元，太祖、太宗的時候，那裏可以稱做元朝？

爲什麼叫做祕史呢？原來這書是記錄太祖以來的實事，毫無避諱的。就本書的內容論，其中確有許多所謂干名犯義及不名譽坍塌的等等事情；例如開首第一段，就說狼和鹿傳種，這件事屠寄在他的蒙兀兒史中，以爲是翻譯之誤，蓋未開化的民族大都以獸命名，如古代中國的夔龍、禹舜，近代人民的虎鳳、鸞燕都是本這種觀念而來，蒙古語謂「蒼狼」爲「孛兒帖赤那」(Burtechin)，謂「白鹿」爲「豁埃馬蘭勒」(Gomara)，男子蒙古獵取其雄武女子名鹿，取其柔馴，明初翻譯祕史的人誤以人之名獵，名獵者以爲是真狼真鹿，很不合事實，蓋翻譯者的程度很不行，所以攙差了寡婦生兒子，收嫂爲妻，殺弟報怨，太祖父速該被人毒死，太祖母係奪的人家有夫之婦，太祖妻曾被蔑耳乞(Merkeit)人辱污，才生了朮赤(Juchi)太子等等事，不一而足，這就是叫做「祕史」的惟一原因。

(二) 本書的原文

這本書在永樂大典中，是漢文與蒙文對照本，錢大昕從永樂大典中所抄出的，也是漢、蒙對照本，張穆抄本，是單行的漢文本，已經沒有蒙文，此後所刻，便只有漢文了。現在雖只有蒙古語、漢字音譯之本，而原文當是用蒙古國書之委兀兒（Origh）字所寫。蒙古初無文字，及太祖眞鐵木滅乃蠻（Naimans）時，始用委兀兒字記蒙古語。委兀兒就是唐之回紇，或譯作輝和兒，長晉兒，地名。兀等受捏思脫離派傳教師（Nestorian Missionaries）之教化，早用文字。元太

祖四年，西紀一三〇三，委兀兒國主降於蒙古，從此以後，委兀兒的名士，仕於蒙古而爲文臣的很多。於是委兀兒字，便成了蒙古的國書。照這樣看來，元祕史必是用委兀兒字所寫無疑。至於作者，當亦係委兀兒人呢。見本書的

日人那珂通世，謂蒙古語爲阿爾泰（Alta）語系，其文法與日本語相近。又謂蒙古起於窮荒大漠，故其語爲一種原始純樸之處女語，可謂無外來之影響。因蒙古在原始時代，獨處在窮荒大漠之中，和外國交通，一定很少，蒙古

語，所以自然爲獨成體系的言語。但這可僅限於未交通前，及言語方面，後來交通了，不但文字是借高昌書以行詔令，言語也就很受了外界的影響。單就中國說，從漢語音轉而成的，就很不少。這種新字，是從印度語和西藏語假借而來，是原始蒙古語所沒有的。所以蒙古文字，可以列成一個方程式如下：

蒙古文字 = 漢字 + 回鹘字 + 西夏字 + 藏字 + 印度字 + 波斯字 + 阿拉伯字 + 突厥字 + 蒙古字

這純係一種混合體的文字。原始蒙古語，不受外來影響；至此，則所受的影響，可就大了。現在我們要問這部元祕史的原文，後來曾否用這種混合體的新文字來轉寫？據新元史世祖本紀說：

『六年，西紀一六九二二月乙丑，頒新製蒙古字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也。我國家創業朔方，政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文書皆用漢字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方闕，其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事達言。」

而已。自今以後，凡璽書頒發，並用蒙古新字，仍以漢字副之，其餘公式文書，仍咸其舊。」

世祖六年，是西紀一二六九年，才頒布了這種新文字，而元祕史是成於鼠兒

年七月；鼠兒年，是屬子，

元祕史地理考證作戊子日人那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緒言作庚子李文田注元祕史亦作庚子詳載本書

的作者節中

其時在太宗十二年，

宋理宗嘉熙四年西紀一二四〇年

那時候所寫的元祕史，自然是

純粹畏吾兒文。但世祖既造了新字，元祕史又是國家的脫必赤顏，自然要把它轉寫成新字的本子，那是無可疑的；不過那珂通世說：

『借高昌書以製蒙古字云者，借委兀兒字，稍加增損而已，非別作蒙古字也。故元史不稱蒙古字，而稱畏吾字。又畏吾得直稱為國書者，因畏吾字

即蒙古字也。』

成吉思汗實錄緒言

此說畏吾字，似乎即蒙古字；然既說借委兀兒字稍加增損，那已不可說是純粹的畏吾字，所以我疑惑初滅乃蠻時的元祕史，是純用委兀兒字著的，到元

世祖頒了新文字，一定要用新文字轉寫一下；新文字和委兀字不同處甚多，因爲它曾假借了西藏、印度的字體不少；否則太祖時已採用了委兀字，世祖現在又何必命國師重造？又何必曰頒布？一定是變更得很多了。那珂通世又說道：

『世祖時，命西蕃聖僧八思巴作蒙古新字，頒行天下；但新字不便，未能通行，故此書指元祕史之原字，當不至於改成新字。』

照這樣看來，元祕史，從前是由太祖初滅乃蠻時，由委兀兒人用委兀兒文所做的，只有一種，到了後來，有了蒙古新字的本子。至於蒙古語的本子，也許是先有蒙古語的片段記錄，不過不完善，或者可說簡直不成個東西，後來卻另有人修正了一種純蒙古語的本子，因爲當初他們既有了語言，必定也有一種雛形的文字，去記寫它們的語言。徐霆云：

『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

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卽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只有二十一個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國者，只有漢字。』

上邊所說的回回字，就是畏吾兒文字。差十馬，刻十刻，可說是他們本國文字的雛形，就和中國古代的結繩、書契，差不多，後來漸漸進化，也許有些微的事蹟記載罷。彭大雅黑韃事略云：

『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這是我的推測，蓋當時像元祕史那種類於神話的事實，傳說的一定很廣，自然有些人把他簡單的記下來，到滅了乃蠻之後，才用委兀兒文，著了一本詳細的祕史。蒙古語的本子，恐怕就是這書的後身或前身，草創於畏吾字本子以前，而完成於畏吾字本子以後，這許是理想中應有的事呢。

以上這幾種，都可說是原始本的原文。蒙古語的本子最早最不完善，或是等滅了乃蠻之後，加過修正，才成了正式的本子。畏兀兒字的本子，是滅了乃蠻後做的。蒙古文的本子，用八思巴所製的新字寫的最遲。這三種，都可說是原文，後來翻譯的書，大概都是根據這三種原文。

(二) 本書的原始本與修正本

在本書的原文節中，曾說及本書在蒙古有三種原文，但其內容是否一樣，這卻很難知道，現在暫且不管。不過這一部元祕史卻是東西各國研究元史的原料，那是大家公認的。東方根據的是元祕史、親征錄等書；西方根據的是拉斯特和多桑的譯本。東方是根據脫必赤顏；即脫察察安或脫卜察安（Tobehiyān）西方是根據波斯伊兒汗國的黃金史（Altan Depter）。黃金史譯名叫「阿勒壇迭卜帖兒」也是出於脫必赤顏，所以東西距離雖遠，名稱雖不同，而所根據的，卻是同出一源。

就我們所知道與元祕史體例、內容、有點相似的一類書，在中國方面有聖武親征錄、聖武開天記、蒙古源流；在日本有成吉思汗實錄；在西洋方面有拉斯特 (Rashid) 的蒙古全史、希米特 (Schmidt) 的蒙古源流、德文以譯為據譯為帕拉的烏斯 (Palladius) 的元祕史、俄人譯成俄文以漢譯為據等書。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元祕史與親征錄、開天記、蒙古源流、黃金史，這幾種書的相關之點和它們的異同，並尋出它們的淵源來。

蒙古的國史，叫做脫必赤顏；祕史元是親征錄、開天記的來源，也就是黃金史。又譯做金冊的來源，且讓我分開來慢慢的證明。

黃金史 (Altan Depter) 是十三世紀波斯人火者拉斯特哀丁 (Khoja Rashid Eddin) 火者清作和卓美號不是名所根據的一部書。他生於一二一

四七年，曾歷事合贊、合兒班答諸汗，後來因罪被殺。他曾做了一部札米伍特 台白克力克 (Djamiut Jewarikh)。札米伍特意為金字台白他這書係參考

皇室祕密紀錄之所謂黃金史者而成。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註說：

『拉施特，自謂親見本朝譜牒史冊，依據成書；今以元史親征錄、元祕史較之，則尤與親征錄爲近，用知親征錄實由脫必赤顏譯出。當時金匱副本，必然頒及宗藩，否則夷夏異文，東西異地，何以不謀合若此？』

日人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實錄的導言中說：

『波斯之阿勒壇迭卜帖兒，猶言黃金史，最寶貴，有大臣守護之，拉施特亦得閱，蓋卽中國之親征錄。』

所謂譜牒，卽指金冊，而金匱副本，卽脫必赤顏之所寫。所以脫必赤顏，就是金冊；也就是祕史。原來「紐察脫察安」是書的實名，「阿勒壇迭卜帖兒」是書的稱號，好像春秋是實名，稱號作麟經，詩經是實名，葩經是稱號。照這樣看來，拉施特的全史，是根據黃金史，而黃金史，就是親征錄。親征錄呢？係由脫必赤顏譯出，都是名異實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的東西。

親征錄這書，按四庫全書提要的雜史類存目，是這樣說：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書疑即當時人所撰上者。』

若說他是出於脫必赤顏，那也很有人反對。它們以爲元祕史末條載明大聚會著，鼠兒年寫畢。鼠兒年，屬戊子，或作庚子，詳後。太祖歿於丁亥，次年大會諸王公，議立新君，該書就是這年做成。可知做書的人，猶及事太祖，凡就記載，大半出於親見親聞，故確實可信。若親征錄，開首即稱「烈祖神元皇帝」，曾太祖。太祖不律萬，這諡號，到世祖至元三年，才加的；又稱拖雷，世祖爲太上皇，這書必定是在世祖以後所作，否則那裏會曉得這些諡號呢？

那珂通世說：

『拉斯特著蒙古全史，台即札米伍特一書，其詳備雖非親征錄可比，然其

中敘事，亦有與親征錄符合之處。親征錄之敘事，與拉斯特全史相類處尤多。又此二書之敘事，皆似本於蒙古祕史之處不少，然則二書皆爲閱過祕史之人所作，而親征錄決不如提要所言，爲時人所撰上者無疑。」

錢大昕氏考太祖「聖武」之諡，乃至元三年所上，「烈祖神元皇帝」也是世祖至元三年所加。假若親征是中統年間所上，在中統四年，怎麼會曉得這些諡名呢？可見親征錄並不是中統年間所上，蓋當時雖訪問太祖事跡，不見得立時就有人撰上。親征錄是出於脫必赤顏，後邊還有說明，不過在此處，要先解答上面幾個疑問。親征錄語意專主頌揚，稱「烈祖神元皇帝」，稱拖雷爲太上皇，這自然是譯者加上的尊稱。譯者是察罕，親征錄就是開天記理由見後察罕在仁宗時代，那許多諡法，爲尊君起見，自然要把他加上去；我們不能因爲稱號不同，就說親征錄不是出於脫必赤顏。

按元史虞集傳云：